

曾经我们使劲想要逃离的，经年累月，往往都会变成我们誓死守护的东西。——《青春成长法则》

非天夜翔 著

与时光 擦肩而过^上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与时光
擦肩而过^上

非天夜翔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时光擦肩而过 / 非天夜翔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6.6

ISBN 978-7-5306-6998-3

I. ①与... II. ①非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6985 号

责任编辑: 于静筠

特约编辑: 李超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封面绘制: 邦彦彦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480 千字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6.80 元

如果有一天。

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，

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，

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使你流泪，

你便知道这时光，这生活给了你什么，

你为了成长，付出了什么。

——几米

【楔子】

1

【第一章】

4

【第二章】

20

【第三章】

36

【第四章】

55

【第五章】

73

【第六章】

91

【第七章】

113

【第八章】

136

【第九章】

161

【第十章】

176

【第十一章】

200

【第十二章】

216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



T I M E

五岁的遥远记忆里第一次见到七岁的谭睿康，是在乡下的外婆家里。

那小孩跟个瘦了吧唧的黑猴儿似的，脏兮兮的，脸上两道灰，趴在墙上瞅他，像是想开口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遥远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有人这么黑这么脏这么瘦，光是那袖子就不知道粘着啥。

“你叫遥远吗？”脏猴儿挠了挠脖子，说，“我是你堂表哥，出来，带你去玩。”

遥远退了半步，不知道“堂表哥”是什么个亲戚，来外婆家三天了，见过的亲戚闹哄哄一大堆，是个人就是表的，表姑表舅表姐表舅公……热情得令他有点怕。

房里有点动静，脏猴儿赶忙下地去，一溜烟跑了。

“谭睿康！”外公犹如晴天霹雳一声吼，大步流星追出院外去，瘦猴干净利落地漂移，想朝巷子里钻，被外公一个箭步出去逮着了，揪着耳朵进来。

谭睿康像个滑稽的小丑不住挣扎，外公的手指跟钳子似的，把他一路揪回来，用拐杖打了几下，说：“你爸呢？”

谭睿康说：“去工地了。”

外公说：“作业呢？！”

谭睿康拍了拍书包，外公道：“进里面做作业！做完陪你弟弟去玩！”

遥远一身上下收拾得很干净，眉清目秀，皮肤白嫩，跟个小瓷人一般，谭睿康进去后还时不时偷看他。

谭睿康看遥远，遥远却盯着他的书包看——那书包去年才见过，本来是他的。刚去幼儿园那会妈给他买了个书包，他背了两个月换新的，旧书包就不知道被收拾到哪儿去了。怎么跑这来了？

外公从前是当兵的，人高马大，一脸正气，戴着老花镜坐在厅里看信，谭睿康在他眼皮底下做作业，遥远在院子里走了几圈，跑了进来，朝外公怀里钻。

“好好好。”外公伸手抱着遥远，孙儿孙女对外公都怕得很，唯有遥远特别受宠。外公一直说，遥远长得像他妈小时候。

遥远道：“阿公，我要回家……”

外公道：“过几天你爸爸就来接你回家，等堂表哥做完作业，让他带你去玩。”

外公身上有种老人的气味——烟味混着洗衣皂的香气。他的大手带着凉意，手心干爽，摸起来很舒服。他把遥远抱在膝头颠了颠，遥远骑着他的大腿，抱着他脖子，躺在外公怀里睡了。

睡醒时外婆拿了点巧克力出来给他吃，打了热水给他洗脸，谭睿康盯着巧克力看。这巧克力遥远在家里从来不吃的，嫌里头酒心的味道难吃。外公却很嗜甜，尤其是酒心巧克力。

遥远把外面巧克力啃掉，估摸着快吃到酒心了，随手递给谭睿康。

“弟弟给你的你就拿着吃。”外公起身道，“带弟弟去玩，不能欺负他，听到没有？！”

谭睿康马上点头，外婆用毛巾给刚睡醒的遥远擦手，擦脸，力度大得遥远有点儿发疼。

谭睿康收拾了作业本，过来牵他，遥远嫌他脏不让牵，谭睿康就说：“哦，走吧，咱们去摘果子吃。”

于是一大一小，前后出了院子。

遥远在乡下待了三个月，很多事情对于太小的他来说已经模糊不清了，虽然长大后那些曾经的片段会在梦里一闪即逝，却终归趋于模糊。

地里的瓜，梧桐树下的茶，水沟里的田螺，收稻子时的蛙鸣，他不知道当年谭睿康陪着他的那段时光意味着什么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小孩，又在大人们那里听到了关于他的什么。

这些童年回忆逐渐都已成为零碎，只有当年谭睿康像个黑猴儿似的趴在墙头看他的那一幕，遥远却总会时不时地想起来。

第一章



T I M E

“遥远，你堂表哥要来家里住，两点记得去接。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同时还有电话响起的声音。

“住多久？爸！”遥远愤怒地大喊，“我今天没空！你怎么不提早说？哪个堂表哥？不会是乡下来的吧！”

回应他的是关门声，遥远的爸走了。

遥远的暑假作业扔在一旁还没做完。一周后开学，他今天约了同学去书城买新学期的学习资料。

遥远玩了会儿游戏就关机了，看了眼钟，十二点。

出门前看到冰箱上的便笺，那是他爸爸留下来的。上面记着名字，要接的人叫“谭睿康”，车次标明，没有电话号码。

想也知道，手机一部要好几千块，连遥远自己都用着老爸的诺基亚8310，乡下堂表哥怎么可能用得起手机？连个call机都没有。

湖南农村来的……遥远的妈妈姓谭，谭家村，遥远想起自己还在很小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。那年自己才五岁，妈妈生病了，爸爸带着她去北京看病，遥远就被寄放在外婆家，当时好像有个堂表哥带着他到处去玩，他差点淹死在水里，堂表哥回家还被外公打了一顿。

那是在五岁的夏天，遥远不上幼儿园了，当时爸爸给村里打了个电话，七十五岁的外公骑自行车把他送到汽车站，等在那儿的舅舅带他到县城转车，回到家的时候，遥远的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当年走得匆忙，堂表哥去上小学，村子里也没有通电话，回来没多久遥远就把乡下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。几天后，妈去世了，爸带着他过日子，这些年里也没有再和老家联系过。

前几天遥远和同学们唱完歌回来，半夜三更地发现他爸在打电话，他马上就想到他爸找女人的事，没事找事与父亲吵了一架，才知道是外婆打来的电话，只得讪讪作罢。

遥远这人独占欲很强，绝不允许他爸再婚。平时一点小事就开始闹，就算错了也不认错，不吃饭，反锁上门，直到父亲让步为止。从小没了妈，他

的父亲几乎事事都顺遂着他，惯出来的脾气也令自己头疼得很。儿子不懂体谅，当爸的生意又忙，本来就不太会教育儿子，根本不懂青春期心理学，除了给钱就没别的办法了。

所幸遥远只是个窝里横，平时光在家闹腾这点王子病，在外面还是很识趣的，毕竟他爸让着他，旁人可不一定让着他，犯起王子病，不惹你，孤立你总行了吧！中二少年小学没什么朋友，上初中就学乖了，宁可欺负老爸，不能欺压同学。改了点脾气后，遥远天生就一副好皮相，家里又有钱，什么吃的、玩的、用的都很大方。初中生群体里最崇拜有钱学生，尤其有钱又脾气随和的。

他爸带着他出去吃饭时，遥远也知道对叔伯辈讲礼貌。旁人都捧着，也有说他长得像妈，他听了只是笑笑。

遥远长得帅，要面子，吃穿讲究，也有点小聪明，玩归玩，念起书来，成绩半点没落下，还是文娱委员，什么好处几乎都占全了。

南国的八月底仍热得抓狂，外面天阴沉沉的，闷热令人浑身都是腻腻的汗水，衬衣像黏在身上。一进书城，冷气马上令他舒服了不少。马上升初三了，得买教辅资料，遥远翻翻书，有用没用的全往购物车上扔——他爸赵国刚很重视教辅，多买点回去能安他的心。

“哎！我老家也常来人。”听了遥远的抱怨，一起来买书的同学林子波同情地说，“一来就住三个月，说是找工作，来了就躺沙发上看电视吃东西，我妈烦得很。”

遥远答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，我妈死了以后就没和那边联系过了，一会儿还得去接他……”

外面打了个闷雷，两人一起望向书城外的透明玻璃墙，天黑压压的，一副快下雨的样子。遥远搭着同学的肩膀，吊儿郎当地在收银台外面排队，暑假快结束了，黑压压全是来买书的学生，林子波站在遥远身边就像个陪衬——事实上遥远的朋友跟遥远在一起都像陪衬。

遥远衣着光鲜，长相虽然稚嫩却收拾得十分干净，眉眼戾气十足，手指撩额发时颇有点生人勿近的嚣张气概。

“你看那女的。”林子波小声道。

遥远毫不在意地打量那女孩：“外语学校的校服，她裙子剪过……”

正说话时遥远的手机响了。

“喂。”遥远道。

外面又是几声闷雷，开始下雨了，大雨倾盆，哗啦啦地下，书城收银台处一阵骚动。

“什么？”遥远的语气有点不耐烦，“声音大点！”

那边说：“姑丈吗？我是睿康！”

遥远想起来了，抓过林子波的手腕看表——2点半。

“我现在没时间！”遥远道，“你自己打个车过来吧！你在车站吗？”

遥远报给他地址，又是一声霹雳，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遥远也没听清楚，对方车站很吵，自己在的书城也很吵，遥远就随手挂了。

排队很慢很慢，遥远等得有点不耐烦，一来觉得刚才接电话的语气不太好，二来又怕被老爸骂。他的眉毛拧成一个结，林子波道：“我来买吧，开学给你带过去？”

遥远看了一眼两人的一堆东西，林子波自己搬还不得累死，说：“没事，我陪你。”

又等了足足半个小时，3点时终于买好书出来，书城门口站了一堆没带伞的人，全在翻书看书。遥远出去打了个车，顶着雨喊道：“你先走！”

林子波：“你呢？！一起吧！”

遥远摆手，示意他快点上车，随手塞给他二十块钱，转身跑去另一辆车。拉开车门，说：“去汽车站。”

倾盆大雨中遥远在汽车站下车，被淋成落汤鸡，父亲的纸条他没带，但从老家过来的汽车每天就只有那一班，打听几句就找到了。

入站处已经没人了，遥远湿淋淋地在站台里抽了根烟，才打车回家去。

到家时已经不再下雨，这里的大雨来得迅猛，去得也快，天依旧是黑压压的，空气却清新了很多。

遥远家住的是个多层小区，他到门口问保安，保安道：“是你亲戚么？”

进来了，还给你爸打过电话呢。”

遥远心里咯噔一响，完了，晚上又要挨骂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，顾不得等电梯，直接走消防楼梯上三楼，看到家门口站着个人，倒没怎么被雨淋着。

那人背着个灰扑扑的旅行袋，就像农民工进城一样，一边一个，把旅行袋的两个提手勒在肩上，戴着顶看得出本来是白色，现在是灰色的棒球帽，上身短袖运动服，口是荧光绿的校服长裤。裤旁还有两道白边，穿一双回力鞋，头发脏兮兮的，油腻而黏糊。

他瘦而精壮，长得很好，比遥远高了一个头，皮肤不像从前那么黑，呈现出健康的古铜色，眼睛眉毛都很好看，遥远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堂屋里挂着的，外公当兵时的照片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外公年轻时的照片一直很深刻地印在他脑子里，堂表哥的嘴唇，鼻梁，剑似的浓眉，简直与外公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。

“谭……睿康？”遥远问。

谭睿康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遥远，你好。”

赵国刚还没有回来，遥远已经在想要用什么借口把这家伙弄走，又或者先搞清楚他会在这里住几天，会不会乱动他的东西……遥远猜测他多半是来找工作的，初中念完以后就没钱上学了，这在老家很正常——来南国的这个移民城市打工讨生活。

希望事情不要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，遥远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叫谭睿康的家伙在家里无所事事，一来就是好几个月白吃白住的情景。

他打算先探探口风。

遥远的家装修得很漂亮，铺的是在当时的S市都不常见的柚木地板，谭睿康一进来便有点不知所措。他脱下鞋子，脚指头的袜子上破了两个洞。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姑丈还没回家吗？”

“我爸早上有事出门，待会儿就回来。”遥远学着赵国刚平时的做派，接上烧水的壶，洗杯，掏茶叶，泡茶，依次让过一巡滚水。

“你……”谭睿康指了指自己的头，“先去擦擦，别着凉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遥远半湿的头发搭在额头上，他尽心尽责地招待这个客人，却说不出什么话来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老家这些年还好吧？”

谭睿康搓了搓手，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大爷爷死了，那年你没回去，他过世前还喊你名字来着。”

遥远想起他的外公，小时候许多事都已朦胧了，唯有外公的军服照与身上老人的气味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显得十分清晰。

遥远和谭睿康已经过了三代直属的关系，说亲不亲，说疏也不疏，遥远的外公有三兄妹，外公是长房而谭睿康的爷爷是老二。

谭睿康的爷爷昔年打国共内战时牺牲了，留下个独苗堂舅，外公便把堂舅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，堂舅年轻时也当过兵，媳妇跟人跑了，又剩谭睿康这么个独生子。

人丁寥落，三代单传。

遥远道：“你爸呢，还好吧。”

遥远这些年里，从父亲与母亲的娘家电话中得知只言片语，谭睿康的父亲在工地上干活，过得很糟糕。

他老怀疑父亲拿了不少钱去接济乡下，赵国刚的钱就等于他自己的钱，胡乱拿去赈济亲戚是不对的，他试着提过几次，结果是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……于是就迁怒于亲戚们，凭空增添了不少仇恨值。

“去了。”谭睿康说，“上上个月走的。”

遥远点了点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，说：“去了哪儿来着？”

谭睿康说：“去世。”

遥远：“……”

谭睿康说：“肺……长期吸入粉尘不太好。”

遥远道：“怎么不治病？”

谭睿康说：“发现的时候已经在咯血，没得治了。”

遥远道：“也不……不送来这边看病？”

谭睿康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遥远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妈那会儿也是，但我当时太小了，很久以后才明白这回事。”

谭睿康眼睛红红的，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人要朝前看。”

“嗯。”遥远倒也不怎么在意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伤疤也已经平复得差不多，他不像最开始时那么讨厌谭睿康，毕竟他也成了没人要的……

遥远望向他想说点什么，忽然又觉得谭睿康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怎么看怎么别扭——就像一块黏糊糊，脏兮兮的口香糖，还是嚼过的。

这时，门铃响了，遥远的父亲回来了。

“姑丈。”

谭睿康忙起身问好，赵国刚胳膊下夹着个公文包，略一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。

“几点到的？”赵国刚一瞥遥远，见他头发还湿着，便道，“小远去洗澡换衣服，小心感冒。”

遥远乐得抽身不用陪客人，去洗澡时依稀听到客厅里谭睿康和自己父亲在说话，谭睿康话不多，赵国刚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，有种小心翼翼，少说以免说错的自觉在里头。遥远洗完澡出来，问：“要去买牙刷内裤么？”

“我带了。”谭睿康说。

遥远点了点头，知道谭睿康至少今天晚上会在家里住，便过去主动收拾客房——直到这时，遥远还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，只是把谭睿康当成一个来找工作的客人。

赵国刚也不喜欢家里来客人，通常客人来家里聊几句，他就会安排客人们去住公司买单的酒店，直到谭睿康放好东西去洗澡，赵国刚过来告诉儿子一件事时，遥远马上就傻眼了。

“什么？！”遥远仿佛听笑话般对着赵国刚。

赵国刚又重复了一次。

遥远道：“他要住到什么时候？！等等！你给我说清楚。”

赵国刚道：“住到你们都能自立，离开家去上大学。”

遥远：“这怎么行！这事你为什么不提前和我商量？不行！”

赵国刚：“昨天决定的，爸爸以为你会很高兴。”

遥远倏然就气炸了，他朝赵国刚吼道：“高兴个屁！家里哪有他的位

置！为什么要到咱们家来，凭什么让他住进咱们的家？”

赵国刚道：“遥远！他爸爸是你的堂舅！现在已经去世了！你妈生前和他爸爸跟亲兄妹一样，他学习成绩很好，上完初中因为他爸的病，辍学在家照顾了他一年多。你外婆让他过来读书，睿康是个好孩子，至少会在咱们家呆三年时间，你们要在一起相处。”

“姑丈。”谭睿康在外面道。

幸亏这房子隔音效果好，遥远还是有点忌惮的，不为对方感受也为维护自己的形象，但他一时间仍然难以接受家里要多一个成员的事实。

凭什么？吃他爸的用他爸的，要在这里住三年？！三年说长不长，但说短也绝对不短。

赵国刚出去教会谭睿康用热水器，又进来关上门，遥远仍一肚子火，他朝赵国刚质问道：“这么大的决定，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？！”

赵国刚道：“你小时候在你外公家，睿康陪了你一个夏天，你堂舅舅把你送上车的时候，你还哭着要堂表哥陪你，一路哭着回来的，都忘了？”

遥远恼羞道：“谁记得那鸡毛蒜皮的小事了！”

赵国刚叹了口气，拍了拍遥远的肩，眼睛有点发红，遥远知道他想起了自己的妈。

“等等！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！”遥远道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赵国刚反问道。

赵国刚的脸色阴沉，此事绝无商量，遥远也黑着脸，两父子的神态如出一辙，外头声音响，赵国刚忙起身出去，说：“睿康，你以后就住这间房。衣服和内裤先穿小远的，明天带你们去买，正好快开学了。”

谭睿康被带进客房里，遥远想说点什么却又没那胆子，感觉和做梦似的，家里竟然就这样多了个陌生人。

赵国刚朝两人说了些好好相处之类的话，自然大部分都是对遥远说的，遥远很清楚这个老爸的脾气——私下里怎么闹都行，外人面前绝不能让他丢脸。只得点了点头，回房间去玩游戏。

于是谭睿康就这么住下来了，赵国刚在外面打电话，联系一个朋友，请

他帮忙，打算明天带着谭睿康去校长家拜访。遥远玩起游戏心不在焉，竖着耳朵听外面动静，同时心里揣摩他会去念什么学校。

一中三中不可能，外国语实验中学……简直是做梦。乡下初中的教育程度放在这个移民城市，顶多也就是读个普高的水平，普通高中大学的重点本科升学率只有3%~5%，遥远的学校则是重点中学，初中到高中尖子班学生直升，一个年级三百多人，考上前三批的接近95%。

小升初的时候遥远下了一番功夫，请家教补课，最后还花了三万择校费才勉强挤进尖子班。

幸亏遥远自己争气，从小便好强虚荣，又有点小聪明，初中两年不仅没被甩开，反而追进了年级前十，平时玩归玩，表面一副从不学习的模样，回家却花了更多的工夫苦读。

遥远的游戏GAME OVER了好几次，便把电脑关了，把下午买回来的书拿出来，躺在床上翻几米的画册，耳朵始终监听着外面。听到赵国刚让谭睿康这几天在家里复习，还要去考试……赵国刚说到一半电话响了。

房门推开，遥远不耐烦道：“你敲门可以吗！”

赵国刚坐到床边，问：“宝宝，在看什么？”

遥远脸上一红，赵国刚已经很久没叫过他的小名了，母亲的回忆已模糊了许多，赵国刚的“宝宝”叫得恰到好处，令他满肚子火消了。

“你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权行不行？爸！”遥远像个刺猬。

“什么是别人的隐私权？”赵国刚道，“别人？你就算八十岁了还是我儿子，几米的书？”

遥远随手把书合上，那是一本《月亮忘记了》，几米正当红，铺天盖地全是他的画册。赵国刚翻了翻，不懂有什么看头，遥远说：“那家伙读什么学校？”

赵国刚脸色一沉，说：“叫他哥哥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”

遥远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赵国刚说：“还要看他的考试成绩，爸晚上要出去，你带你睿康哥出去吃晚饭，顺便去超市里买点东西。衣服晾一下。”

“哦——”遥远道，“少喝点酒。”

赵国刚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起身走了。